

星島日報大地震記

(本文插圖刊第51頁)

林華平

政治鬭爭引起震撼

「香港星島日報大地震」，不是這家報紙在香港遭受真的地震，而是國共為爭取該報的傾向，所展開的一場政治鬥爭。這場「地震」發生於四十多年前，當時潛伏在報社裏的四十多名共黨份子和親共份子，包括社長林霽民和他手下的四名高級幹部都被董事長胡文虎清除出去。那時的中國國民黨，的確打了一場勝仗，而中國共產黨則慘兮兮的敗下陣來。

不過這件轟動朝野的大事，奇怪得很，直到現在還沒有一篇文章，報導過它的詳細情況。這也許是知道它的內幕的人太少，缺乏資料，無法描述；或者是怕揭露了真相以後，會令敗陣的中共不快，因此保持緘默，免惹麻煩。

筆者在那個時期，恰在星島日報工作，因為適逢其會，又受過中共反噬，做了犧牲，所以對這一件事有相當的了解。茲為使我國報業史很有價值的這一節，能够留傳下來，讓人人知道。在政治鬥爭中，特工有如毒菌，無孔不入，為禍社會，委實可怕；而那些投機份子，見利忘義，奴顏婢膝，為虎作倀，更屬可恥！

胡文虎辦報的動機

胡文虎創辦「星系報」，本來只為他所創製的虎標藥品宣傳，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原因是：他只想做個正當藥商，以賣藥去賺錢；不願從事政治活動，從做官求發達。可是由於他擁有十幾家中英文報，實力雄厚，對社會的影響力很大。海外許多中文僑報和外文報，常常都擷取或轉載它們的新聞資料，因此在立場上，也直接間接都受到影響。

在「星系報」中，最受人重視的，是香港的星島日報和新加坡的星洲日報，尤其是前者，它是星系報中辦得最好的領袖報，也是香港銷數最多的日報，它的任何表現，都會影響到其他的姊妹報，所以許多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都打它的主意，企圖控制它，以增強勢力，爭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也藉此爭取更多人民的向心力。因此，我們不能以一報之微而視星島日報，應了解它對各方的影響和作用，實在太大了。

星島日報於民國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創刊，至十三日，增出星島晚報。主持人為「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小同鄉（同為福

建省永定縣人）林霽民，他是胡文虎最信賴的心腹，也是「星系報」的主要策劃人。他曾於一九二九年協助胡文虎創辦第一家報紙——星洲日報，擔任總編輯，至星島日報開辦，他才由新加坡調來香港做社長。

林霽民原來對政治最有興趣，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過去曾做過縣長，後來做到福建省田糧處副處長，因為處長由省政府主席兼任，所以他的地位便相當高。他熱中功名，可是後來的官運不好，爬不上去，乃跑到星洲，攀上胡文虎的關係，才開始辦報，半途出家、成為報人。

林霽民體格魁梧，儀表不凡，文墨不錯，口才也很好，又有過從政經驗，富有魄力，精明能幹，的確是個人才，可惜未受重用。胡文虎和他談起來，非常投契，大為賞識，便留在身邊，充當顧問，代策劃一切。胡文虎辦報，是林霽民首先建議的。另一位建議者，也是胡文虎的密友胡資周。他們曾對胡文虎說：

「辦報雖然未必賺錢，但也不一定虧本；縱使虧一點本，而能替虎標藥品宣傳，提高藥品的售價，也好過貼街招，或付款各報刊登廣告。何況報紙辦得好，更會名利雙收，提高主辦者的社

中外雜誌

會地位，成爲國際名人，又何樂而不爲？」

胡文虎被他們打動了心，於是決定辦報。這他確實了解辦報的好處後，便不祇辦一家報，更陸續的辦了幾家中英文報，做了顯赫一時的「星系報」老闆。

至一九四六年時，星系報中的星洲日報、星華日報、星中日報、星檳日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星暹日報、星泰晚報、星洲總匯報、星洲英文虎報、星光日報和香港英文虎報都已出版；籌備中的星聞、星滙、星漢和星粵四家日報，則因大陸淪共，局勢改變，乃告停辦。

林靄民全力酬知己

林靄民主持星島日晚報，真是竭智盡慮，鞠躬盡瘁。他每天晨昏，幾乎都留在社裏，規劃一切。

他知人善任，肯物色各方人才。他勉勵同仁，善盡職責。他說過一句名言：「唯有工作成績，可以保障職位，可以提高等級。」因此，如果沒有真正的能力，要想藉人事關係，在社裏胡混，是不可以的。

他主持社務，無論是對報紙的內容、編排和印刷等，都不斷創新、革新，故能辦得有聲有色，冠於羣報。

我是由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星島日晚報的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我追隨國軍第一六〇師師長莫福如將軍，於五月十七日打完了抗戰的最後一仗，光復贛州後，同師三南。不久，日本宣佈投

降，我國抗戰勝利，我們遂功成身退，將部隊集中定南，交給新任師長溫淑海接長（我也辭卸師部秘書兼職），然後由贛南回到粵北。翌年初，我和師長再由韶關南返廣州，那時我仍是第七戰區主辦的建國日報碎石分社主任。其後，我先後轉入廣東省政府新聞處和中央社廣州分社工作，還兼任廣東省政府的機關報華南日報的編輯主任和採訪主任。也許就由於我有了多方面的關係，精明的林靄民社長，才派廣州辦事處主任何心菊（後任爲蘇濟清）來找我，聘我爲星島日報駐廣州記者。

我接受後，每天便在虎標永安堂的樓上，按時發稿，遇有緊急或特別重要的新聞，如火燒沙面英領館等，則用長途電話轉達總社（多數由潘朝彥或鄺蔭泉兄接聽），由專人記錄，分送日晚報編輯部。

三十七年底，中共全面叛亂，先後佔據了東北和華北。徐蚌會戰後，更揮軍南下，強渡長江，到處流竄。在那時，報社指定我專責採訪軍事消息，非收到我電報或電話，決不截稿；遇有特殊情況，則留版以待。我晨昏奔跑，席不暇暖。不過當第二天看到報上刊出的重要新聞，我家獨有而別家沒有時，便深感安慰和興奮，一切疲勞都恢復了。

我採訪軍事消息，獲得國防部軍事發言人鄧文儀老師（他是我讀軍校時的政治總教官）的指導，幸而沒有出過紕漏。有幾次，我通過特殊的關係，採訪到「西寧轉進」，和「贛州棄守」等獨家新聞，不但其他的報紙沒有報導，而且迅速

得使廣州綏署等也深感驚奇。綏署政治部的副主任賴慶祿就曾多次傳我查詢，但事後證明消息正確，才未惹上麻煩。

而隨着局勢的緊張，報紙的銷路和廣告都急激增加，星島日晚報也由於是年起轉虧爲盈。

林社長知道我有了良好的表現，非常高興。有一天，他到廣州公幹，特別約我坐談。他問我，如果廣州萬一撤守，中央社他遷時，你會不會隨着走，我說還未決定。他說：「你最好不走，繼續爲我們幫忙。你在中央社所拿的薪水，我會照樣的加給你。還有，你將來如在廣州留不下去時，可到香港來，我一定會安排你的工作。」

就這樣，我做了星島日報的專任記者，也同樣的多拿了一份相等於在中央社時所拿的薪水。至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三日下午共軍迫近廣州外圍時，我幸得摯友王文治的協助，才能和內子乘搭廣九鐵路最後一班「江南號」火車，前往香港。第二天，我見到林社長，他要我休息一週後，便調我爲編輯，實踐了他的諾言，還一年加了我兩次薪水。

確實辦得有聲有色

星島日報當初辦至前十年，林靄民都能謹守着胡文虎的規定，極力避免報紙有任何色彩，也不捲入任何政黨或政治派系的鬥爭中，以免被人利用。我們做編輯的，也都本着這個立場，慎重處理稿件，各主筆發表社論，措詞更爲審慎，立論力求公正，無所偏袒，一切崇尚自由民主，愛護祖國。

（ 92 ）

我最初編輯粵聞版，後來主編第二版的國內電訊。在當時，這兩版新聞的處理，很不容易；國人的反應，也最為敏感。我曾多次請問社長，我工作的表現有無偏差？他都說很好。從來不干預我的職權。

可是後來情況漸漸變了，我發覺有人企圖利用「星系報」作為政治資本，謀取個人的政治地位。而這個人不是別人，竟是熱中功名的林霽民社長。

伏櫪已久的林社長，也許相信「識時務者為俊傑」，因此當我國政治情勢轉變的時候，便想乘機出山，利用「星系報」為本錢，希望躋身於政治高層。他的轉變，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桂系得勢時期；二是中共在大陸得勢時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蔣中正總統引退。廿四日，李宗仁就任代總統。雖然是在百萬共軍席捲江北，準備南侵的時候，表面上仍似乎是桂系得勢，掌握了政權。林社長便藉這個機會，向桂系頻送秋波。星島日報會舉辦所謂「民意測驗」，捧桂系的場。當時有人說：「林霽民受了程思遠的遊說，要走桂系的路線了。」

程思遠是李宗仁的心腹人物之一（也是著名影星林黛的父親），他常到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他可能會和林社長秘密會談，有了默契。因此，星島日報的態度，便漸偏於桂系。如果當時局勢不是轉變得太快，或者是李宗仁與中共談判有成，劃江而治，林霽民便會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達成心願。而桂系也可拉住星系報，作為宣傳武器，增加力量。

可是好景不常，雙方的幻夢，不久就破滅了。李宗仁對中共謀和不成，情勢也急轉直下。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共軍侵略廣州。十一月二十日李宗仁以胃出血，將國政交由行政院長閻錫山全權處理，飛港就醫。至十二月五日轉飛美國，大陸局面，便無可收拾。

中共侵略廣州後，林社長主持下的星島日報，立場又作了第二次轉變。當時星島日報出現一個特大號字的大標題：「廣州天亮了！」於是有人以為是胡文虎向中共靠攏，殊不知靠攏的，竟是林霽民，而不是這位董事長。

自此以後，有些善媚的編輯，為了討好林霽民，就儘量刊登共黨新華社的消息，標題也大捧中共，有時用字措詞，簡直比左報還肉麻。我覺得奇怪的是，林社長對此從未予以糾正，一直故意放任；我更懷疑他是否已投入中共的圈套？

在那個時候，連社中取稿送稿的工友態度也轉變了，他們到中央社取新聞稿（每日六至七次），稿子拿回來後，不送到編輯枱上，而是隨意亂丟。我編輯第二版國內電訊，常常要多方設法，才能找到稿子，選取重要的電訊刊登。

不久，中共的新華社也開始在香港發新聞稿，每日兩次，每次給同樣的兩份，每月收費港幣二千元，自以為奇貨可居，乘機漁利。誰知各報都認為太貴，拒絕採用。後來乃改為全部免費，不管是反共或親共的報紙，俱完全贈送。但因稿子的內容，多是共產黨長長的黨八股，沒有新聞價值，所以採用的很少。

有人圖作政治資本

星島日報偏左的表現，持續了兩三年，沒有改變。而在這一段期間，中共也對胡文虎施壓力，指他在廣州的永安堂購稅，拆掉樓頂的招牌，還逮捕了經理兼星島日報駐廣州辦事處主任蘇濟清，判他坐牢。但星島日報仍大捧中共，真使人莫名其妙。

其後還有一件怪事，以罵魯迅而略有文名的曹聚仁，突然出現於星島日報，林社長給他一個不公開的職位（大概是掛名主筆之類），每月薪金高達三千元，另在日報的第二版開闢一個專欄，每天由他撰寫專稿一篇，稿費按月計算，也是每月三千元。他月入共六千元，比十個一般職員的薪水加起來還高。他有了豐厚的收入，每天都花天酒地，有時還跑到澳門尋花問柳，賽狗賭博，非常寫意。

曹聚仁所寫的所謂專欄，每篇約二千餘字，內容除為中共張目者外，其餘都是亂七八糟的雜文，敷衍塞責，簡直是騙取稿費。但社長規定他的專稿必須採用，我主編第二版，對他的稿只略為過目，便發交排字房付排，懶得管它。

不過，有一次，他的專稿忽然談到報紙的編輯技術問題，看看內容，便知道他對編輯技術完全外行，連最普通的編輯術語都不懂。例如：拼版時的「轉行」，他竟然說是「盤旋」。「盤旋」是打圈子，團團轉，「轉行」則是由這一行轉到別一行，或是由這一欄轉到別一欄。如果照他所說的盤旋，根本就拼不成版。其他他所杜撰的

編輯名詞或術語，更使人沒法了解。我因此把文中錯誤的地方，逐一在稿頭上摘出，附加說明，然後送給總編輯陳夢因，並請問他這樣的稿子登不登？老總仔細的看過後，便在稿上批了兩個字「不發」。我說，如果不發，老曹明天定會向社長告狀。老總很有肩膀的說：「我負責。」於是我就把稿扣下。第二天，老曹果向社長告狀。到晚上我上班時，社長向我查詢原因，我據實報告，並出示老總批過的原稿，他看過後，無話可說，便不了了之。

這件事發生後，我們沒有張揚，但不知怎的，社裏的排字工人都紛紛向我探詢究竟。他們說：「如果『烏鴉』（排字工人替老曹起的綽號）的文章以後都不登，那就太好了。」我問他們什麼原因？他們說：「你不知道嗎？他所寫的稿子，字跡非常潦草，又密密麻麻，沒有行距，活像塗鴉，十分難排，大家都恨透他，因此叫他做『烏鴉』，並望他早日『寡年』（粵語：死。）！」老曹所寫的稿子的確如此，難怪排字工友都咒他。

不過，我其後還是照發老曹其他的稿子，因為林社長再行吩咐過，我不得不從命。

但自此以後，我們編輯部的同人，對社長為什麼對曹聚仁特別好，都深表懷疑；老總和部份的主筆也覺得怪異。

中共滲透並施壓力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終於有一天，一位與情報單位有關係的朋友告訴我，曹聚仁早已投共，

現在是中共華南局的特工，他奉派到港澳從事文化統戰工作，你和你的好朋友應特別注意！

其後那位朋友再向有關單位聯絡，作深入調查，竟查悉曹聚仁已拉攏林霽民，加入中共華南局的港澳小組，從事地下工作。至此，我們才明白曹聚仁在星島日報內特別「得寵」的原因。

曹聚仁是浙江金華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畢業，曾任大、中、小學國文教師，並與友人創辦過多種刊物。他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周作人、沈鈞儒和李公樸等都有交往。抗戰時，曾在前線日報、贛州正氣日報做過主筆、總編輯，還在中央社參加戰地工作。他能在中央社任職，應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何以叛黨投共，不得而知，這也許與他投機善變的個性有關。中共所謂「翻身」以後，他曾多次訪問大陸各地，替左派報紙寫稿，並成書多種，對中共極盡吹捧的能事。

林霽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曾當選過港澳總支部的候補執行委員，還在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期，當過多次官吏。何以在中共得勢後，便頗頗靠攏，也使人難以了解。

中共驅使曹聚仁拉攏林霽民，最大的陰謀是企圖在不聲不響中，奪取胡文虎的星島日晚報，使它變成共黨的傳聲筒，以擴大對海外的宣傳力量。為達到這個目的，中共當然也會給林霽民一點甜頭，例如授予一官半職，或者是什麼「政協委員」之類，作為酬庸，藉以牽着他的辮子走。也許是遵照中共詭計的擺佈，曹聚仁和林霽

民在當時都不敢太過暴露身份。詭計的推行，也不敢操之過急，以免打草驚蛇，並招香港政府之忌。因此他們對星島日晚報的右派份子，都皆予留用，不予開革，以作掩飾；我也幸而在夾縫中，保住了職位。

不過，大家都已知道，社裏的情況，已在醞釀變化中。前途如何？殊難臆測。在徬徨無計中，祇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在那個時候，各編輯都沒有編輯方針可循，不知應採取什麼立場？於是在混亂中，只有各憑自己的意思去編輯稿件。投機取巧以投合社長意思的便轉左，依照傳統謹守胡董事長的指示的便向右。因此各版的表現，左左右右，各有不同，蔚為奇觀。

我主編的第二版國內電訊，專發表國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新聞。新聞的來源，除了本報記者採訪的消息外，便是中央社和中華社供應的稿件。我如多用一些中央社稿，就顯得右；如多用一些新華社稿，就顯得左，讀者的眼光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處理稿件，非常審慎。當然我是堅守民主自由的立場的，所編的版面表現較右。但林社長並未以此為忤，予以干涉。

只有一次，林社長看見第二版採用中央社的稿子太多，叫我到社長室去。他對我說：「以後用中央社的稿子不必太長，應酌情刪刪。」就從他這一句話，我便會到他的念頭。但我後來仍然不予理會，他也沒有再囉嗦過我。可是自此以後，一連四年，他都沒有加過我的薪金，以示「薄懲」。

中外雜誌

其後，賈訥夫也掛起胡董事長秘書的頭銜，叫我到社長室內（那時林社長不在），疾言厲色的警告我說：「董事長並沒有叫你把報紙編得那麼右。」但是我只瞪他一眼就走了，他也無奈我何！其實這位抗戰時期曾做過廣州市府交際科長的漢奸，最爲人所不恥，我更認爲他的人格卑鄙，瞧不起他。所以他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我是怕的。我以爲在國家存亡關頭，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了民族大義，爲了挽救國家，我寧願被撤職，也絕不肯屈服。林社長有權而沒有把我開革，老賈沒有權而竟對我恐嚇，我怎不痛恨！我懷疑老賈也受了中共的蠱惑，因而向我施壓力。

曹林密謀奪取報社

老實說，世界上無論什麼事，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林靄民與曹聚仁勾結附共的行動，終於被人知道。於是「星島日報大地震」，遂於一九五四年五、六月份發生。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國在港澳的情報人員，偵知曹聚仁拉攏林靄民加入中共華南局的港澳小組後，即報告中央主管單位，經過詳細研討後，認爲事態嚴重。因爲據悉幾十個中共或親共份子早已滲透了星島日報，如今社長林靄民也被吸收了，只要時機成熟，他們就會一夜之間，控制報館，改變立場，而成爲中共的傳聲筒，這比他們自辦的報紙好得多了。所以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進行挽救。

挽救的方法，最好是把林靄民推下臺，再把社內的中共份子和親共份子清除出去，作一次徹底的改組。

但主管單位知道，林靄民和胡文虎的關係太密切，且胡文虎識字不多，對政治思想的了解更少，要想說服他「除林清共」，很不容易。幾經研究，才知道馬來亞有一位陳禎祿爵士，過去對胡文虎幫助最多，也最有影響力。他所說的話，胡文虎幾乎言聽計從。乃即指派一位和陳爵士有深厚交情的高級人員，前往馬來亞拜會陳爵士，懇求他促請胡文虎儘速整肅星島日報的人事，以圖挽救。當經陳爵士首肯，並囑辭候消息。

我方人員回國不久，陳爵士即約胡文虎到他的公館會談。他們交談的情況是這樣的：

「文虎兄，許久不見了，所以特請你來聊聊天。」

「爵士有什麼指教？」

「我聽說中共指責你的廣州虎標永安堂隔稅，拆了你的招牌，拘捕你的經理，還禁止你的虎標藥品銷入大陸，是真的嗎？」

「是真的！」

「但奇怪得很，你在香港所辦的星島日報，爲什麼還天天捧中共，替它宣傳？」

「沒有呀！爵士。」

「啊！我知道了，你不大懂看中文報，所以被人瞞騙了。」

說到這裏，陳爵士叫人把最近收到的星島日報拿來，攤在桌上，然後把許多捧中共的新聞讀給他聽。

胡文虎聽過後，即勃然震怒，並請問陳爵士：「我應該怎麼辦？」

陳爵士說：「我認爲你應該將該報予以整頓，以免被人誤會你靠左，也免得報館被人控制、利用。……」

「那我應該怎樣進行呢？」

陳爵士說：「你應該把社長更換，然後再把有問題的人員清除出去……」

胡文虎說：「社長林靄民，是我的小同鄉，也是我辦報的策劃人，他和我已合作了十多年，我怎能趕他走呢？」

「我看，你還是要忍痛的這樣做，不能再顧慮到什麼關係。否則你的報館不是被人奪去，就會被人炸毀，還說不定你也會被人暗殺……你想想，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你應該還記得，你那家報館，已被人投過一次炸彈了！」陳爵士很直率的說。

停頓了一會，胡文虎又問：

「假使我撤換社長，我總不能讓林靄民太難堪，你看我應該怎樣做？」

「這個倒很容易，我告訴你一個方法，你回到香港以後，可以董事長的身份，先進行查帳，對林靄民主持各單位的心腹，凡是帳目糊塗的，即予撤革。林靄民知道情勢不佳，就會自請辭職了。但你在表面上，仍要予以慰問，或給予休假數月。在他休假中，你另派一個孩子做社長，就無形中把他趕走了。」

胡文虎聽了，沉思了一會。然後說：

「好，我就這樣辦。謝謝爵士的指教！」

六月中旬，胡文虎果然由新加坡到香港，行裝甫卸，立即採取行動。他先到中環星島日報的營業部查帳，翻過帳冊後，認為帳目糊塗，即將營業部主任戴岱恩撤職。下午查印務部的帳，又說帳目糊塗，把印務主任×××(名字已忘)開革。第二天早上，查總務部的帳，指有一筆帳款下落不明，又把主任林日貞撤職。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確有如大地震似的，使人至為震驚！

到了第三天，胡董事長叫兒子胡山通知社長室的蘇秘書濟時辭職。但這個寶貝兒子竟對蘇先生說：「我爸爸叫你做完了這一個月就不要幹了！」他這一句話，使蘇濟時非常惱怒。他說：「我馬上不幹不可以嗎？」說畢，把筆一擲，就回家去了。

林社長手下四員大將盡被撤革後，他知道大勢已去，就寫信給胡董事長，稱病辭職，離社回到跑馬地的家裏。胡董事長收信後，即前往慰問他說：

「霽民兄，我知道你的血壓過高，身體不適，應該休養一下，但不必辭職。我現在給你三個月假期，你的職務，我暫叫阿山(胡山)暫行代理好了。」

第二天，星島日報第一版報頭側刊出一則啓事，公告易長。但胡山的職銜，不是「代理社長」，而赫然是「社長」。於是林霽民十多年來創下的天下，一朝便垮掉了！這也等於是大地震似的，地面只要搖晃幾下，世界便如到了末日。

其後，「星島日報大地震」的「餘震」還不斷出現，四十多個赤色或親共份子，也陸續被開

除。「掛名主筆」曹聚仁，當然也在其列。曹聚仁後來跑到澳門，呼雉賭狗，患上花柳喪生。

平情而論，林社長原是星島日報的功臣，沒有他的心血孕育，不會有後來的發展。只可惜他太熱中功名，誤聽了曹聚仁的奸計，乃招致悲慘的下場！

其次秘書蘇濟時，他既是林霽民的大舅子，但確是一個好人，品德學問修養都很好。過去曾做過縣長，在星島日報也幹了十多年，勸助林社長處理社務，有很大功勞。他的弟弟濟清，做廣州永安堂經理兼星島日報駐粵辦事處主任，被中共拉去判刑坐牢，迄今尚信息中斷。我所想不到的，蘇秘書也會遭到「池魚」之殃！

「星島日報大地震」計畫的推行，非常順利，足見陳禎祿爵士的設計很好。不過遺憾的是，他沒有教胡文虎怎樣善其後，以致立刻就發現兩項問題：

一是胡山接任社長後，便有人假借欠債問題陷害他，使他沒法安於其任。而且他的能力薄弱，若沒有幹員協助他，也獨力難支大廈。後來縱換上胡仙，初期仍被人包圍。

二是沒有徹底清除共黨餘孽，讓他們仍像細菌一樣殘留下來，一有機會，就會反噬。因此後來乃有四個最反共的四個編輯被解聘的一幕。

胡山是胡文虎的第二個兒子，他雖好花錢，但人品很好。他接任星島日晚報社長後，不知是那一位仁兄，突然寫信給他的爸爸，說胡山曾借了他港幣三千元，屢催不還，請代償付，否則將訴諸法律。他父親詢問屬實，大發雷霆，認為胡

山太丟他的面子，即革除他的社長職位，還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後經親友多方勸解，才免被逐出胡家之門。其後，他覺得留在香港沒有意思，就返星洲去了。

胡山垮臺後，星島日晚報羣龍無首。這時胡文虎才知道「蜀下無大將」，祇好叫女兒胡仙接任社長。可是這位從未在外面做過事的閩女，非常害怕，她對爸爸說，不敢當社長。胡先生就說：「那你就改稱『總經理』吧！至此胡小姐才敢上任。而自此迄今，星島日晚報就沒有社長制了。

胡仙執掌起死回生

胡仙小姐接長了星島日晚報後，許多人都擔心她搞不好，原因是她缺乏對人處事的經驗；又怕共黨份子捲土重來，運用殘留在社裏的「毒菌」，重新作怪，她應付不了。

果然在她上任不久，共黨即嗾使仍潛伏在社中的嘍囉，對社裏的反共份子展開反噬。他們偽裝關心社務，乘着胡小姐未了解內部情況時，向她進言：

「日報裁汰人員，減縮開支，何不像晚報一樣，由一個編輯編兩版，這樣便可少用幾個編輯，每年也可節省十萬八萬元的經費，豈不是好？」

胡小姐為人純真，不虞有詐，遂接納了他們的建議。於是社裏四位最反共、最資深，也最得力的編輯鄒幼臣、陳福楹、曾光和我，便在他們的詭計中，於八月一日同時被解聘，為維護報社反而作了犧牲。

不過，不久之後，她便知中計，也因此小心翼翼的把緊了舵，使「星島」這葉方舟，不致迷失方向，也不致被野心份子控制、利用。追經過較長時間的學習和體驗後，她便顯出具有領導的才能，能把報紙維持得很好。

她也傑於環境的複雜，認為非有強力者的支持，和有才幹者的協助，不能應付種種的難題。所以她在社務穩定以後，便飛往臺北，向蔣介石總統的夫人宋美齡女士請教。

蔣夫人對胡小姐領導下的星島日晚報，能謹遵父親的遺訓，堅守民主自由的陣營，非常欣慰；對她的智慧和勇氣，尤為嘉許！當時這位第一夫人還表示，願意全力支持她，解決各項問題，希望她將來能成爲報界的女強人。

胡小姐當即表示謝意，並請她薦一位資深編輯，主編國內外電訊。後來蔣夫人即請新聞局等機構協助，物色了一位王德馨先生前往香港，編輯星島日報的第一、二版，維持了堅定的立場。七八年後他才宣告退休。

近年來，在許多「星系報」都先後停版後，她所主持的星島日晚報，却能一枝獨秀的發展，賺了很多錢。現在她更勇敢地向外進軍，運用人造衛星和電視傳真的技術，在美國的紐約、芝加哥，加拿大的溫哥華，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和澳洲的雪梨，都分別出了分版，因此被外國人讚許爲一份「真正世界性的報紙」。他父親生前未能做到的，她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做到了。如今，胡小姐不但是胡文虎真正的傳人，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報人。

她創立了「星島報系」，演化爲「星系報」的第二代。她除了辦星島日報、晚報和英文虎報外，自辦了一家「快報」，收購了中文星報和英文星報（現均已停版），還接辦過星暹日報和星泰晚報，並掌握了「亞洲旅遊貿易」和「洞察」月刊等數種英文期刊。

她富有企業家頭腦，多年前便把各種報刊納入「星島報業有限公司」，股票公開上市，認購者非常踴躍，認購的股數，超出發行總額五十二倍，吸收了大量的資金，可以發展各項事業。

此外，她還經營「星島地產有限公司」，創設醫療中心，SYNCO製藥廠，星島沖印中心，星島旅遊部，星島全音（唱片、錄音）、書店、卡片店等機構，以及擁有商業廣播電臺和一間錄影帶製造公司的股份。

由此可知，胡小姐確有雄心，要做個女強人。祇可惜香港的情勢日漸改變，她能否達成心願，尙難逆料。

不會向惡勢力低頭

中共幾年前經與英國簽訂「聯合聲明」，決由一九九七年七月起，收回香港、九龍和新界的主權，當地國人聞訊，原應表示高興。可是鑑於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殘暴無道，濫殺無辜，狂征暴斂，民不聊生，且在專制束縛中，更無自由可言。因此，大家獲悉魔掌將伸入，反而紛紛設法外逃，以免淪入鐵幕。

中共知道這種情況，乃又發表聲明，強調港九將改爲「行政特區」，由「港人治港」，並實

行「一國兩制」——即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而且至一九九七年後，還會繼續「五十年不變」，企圖安定民心，停止外移，可是誰會相信它的謊言呢？所以富者都預先鋪路，貧者只待機而遷。

現在中共對香港雖仍未干政，可是它的勢力，已向各方面伸入，特務人員更滲透到各階層、各角落，居民一舉一動，都難逃過他們的耳目。在立法局中，它已運用各種詭計，通過了所謂「治安條例」，箝制言論自由。預料居民將來所受的壓力，會愈來愈大。據說胡仙的中文星報和英文星報，何雄毅的工商日晚報都是受共特的恫嚇、壓迫而停刊的。

胡仙和她的媽媽等都已知道，香港已無法久居。因此決定在不久的將來，舉家遷往澳大利亞。她已在雪梨購置樓房，開設酒樓，準備久居。所營各項事業的總管理處，也將陸續移到那裏，再求發展。

胡文虎在香港所留下的產業，雖然不算很多。但光是虎豹別墅、星島日晚報的樓房和設備，便所值不菲。胡仙將來怎樣處置，還不曉得。而中共在他們遷移時是否會破壞、阻撓，就更不易推測了。

不過，有兩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

(一) 縱使中共接管了星島日報和胡家在香港的產業，胡仙還是不會違背父命，向惡勢力低頭。

(二) 中共雖能搞垮香港的星島日晚報，但海外的星島日晚報絕不會被消滅！